

灯下漫笔

书的殿堂

●杨星让

事，自然欢喜。

讲课的地点在永济图书馆，也是图书馆主办的，叫“舜都大讲堂”。讲堂每月举办两次，由名家演讲。

同事的爱人充当司机。他说咱们先不听她讲，到图书馆转转。

图书馆有好几层，每上一层，里边都是书架林立。那天是双休日，学生特别多，但都静悄悄的，在座位上安静地看书，大多数学生则是在写作业。还有好多家长是带着孩子来的，这些孩子特别乖巧，一个个抿着嘴唇，翻看手中的书。孩子们可能早已习惯了这种氛围，鸦雀无声。

原谅我这只井底之蛙，此情此景，深深地震撼了我。

图书馆原来是这个样子的？

图书馆原本就是这个样子的！

这只是个县级市的图书馆。市级呢？比如我未敢进去的大同图书馆又是什么样子呢？

山西省图书馆又是什么样子呢？

首都北京的图书馆又是什么样子呢？

贫穷和无知，限制了我的想象力。

还有那德国、俄国、英国的图书馆呢？

难怪马克思、恩格斯、列宁这些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著作大多是在图书馆里写出来的。

回来后，永济图书馆的情景一直在我脑海里盘旋。我有一种冲动，想写一篇《运城图书馆你在哪里？》。冲动是冲动，文章没有写。

元旦过后的第二天，吃过午饭，太太突然问我，她们有个聚会，在汲盐书馆，问我去不去？

也许是在家无聊，也许是那个书字勾起了我的兴致，我说去。虽说是她们女人聚会，但那些人我都熟悉得很，坐在一起不太尴尬。

汲盐书馆，离我家很近，乘公交车只有三站路。我们去得早了点，她们都还未到。我们便在书馆转悠。说是书馆，其实就是图书馆。走进去，你不由地放轻了脚步，更不敢说话。宽敞明亮的大厅里，一排排高大的书架，淡黄色调、明快雅致，令人目清心爽。厅内静寂，只有书页翻动的声音。元旦假期，学生居多，看书的也大多是年轻人。

书馆有两三千平方米，有茶座。拿本书，执杯茶，读书品茶，多么惬意。

她们的聚会就在这茶座。几张沙发，几杯热茶，大家围坐在一起，压低声音闲聊。书馆的创办者也在，因为来入中的张雅茜女士，在这里录制了一期“河东书房”的电视节目。这是运城电视台才推出的一档节目，邀请了毕星老师、张雅茜女士做了两期节目。我在网上看了，很有文化品位。

创办者是很干练的中年人，也姓杨，我称他杨先生。我向杨先生建议，腾出一个专柜，把运城作家的书摆上，就叫河东作家书屋，拍“河东书房”时作为背景，画面多好。杨先生一听，挺感兴趣。他想了想说，不如就叫“河东书房”。我连声称赞。

我向杨先生请教汲盐书馆有何出处？杨先生笑了。他说，这个名字就是我们自己起的。两层意思：一是汲取盐湖优秀传统文化，二是图书、文化乃人生的精神之盐，需汲取之。

说得太好了。翌日，我揣几页纸，携一管笔，来到汲盐书馆。我在一朝南的座位上坐下，提笔铺纸。四周静悄悄的，只有翻动书页的“沙沙”声，像春蚕在吃桑叶，让自己成长蜕变。

我的笔尖在稿纸上划动的声音，也是“沙沙沙”在响。这是老蚕在吐丝结茧，我写了这篇文章。在这种环境里，在这种心情中，书写着喜爱的文字，的确很美妙。

捂不住的乡愁(外一首)

●王恩会

一声鸡鸣 划出昼与夜的分界 踮起脚尖 站在思念的巷口 不知可否 摸得到故乡那缕炊烟	给大雪
我晓得 那片鱼肚白 被你燃得火红	昨天的你 没有如期而至
千峰巍巍 涑水依依	也许是我的爱 不够真诚 未能打动你的芳心
心心念念 需用一场雪来遮盖	问一轮明月 问满天星斗
	可否于八百米地心深处 采摘一枚太阳石 温暖你所有

小小小说

茶叶是二婶给的。我妈妈嫌太金贵，推着不要。二婶说，不金贵能给媒人吗？媒人嘴甜了，给小找个好媳妇。

小是我舅。舅得过小麻痲，三十多了还没娶下媳妇。我妈妈的脸倏地暗下一层，把麻纸包着的茶叶捏得紧紧的。二婶走时，我妈妈给她装了两碗黄豆。

媒人是个小个子女人，脸圆，眼睛也圆，鼻子也圆，浑身上下鼓鼓的像个吹足了气的气球，坐到我炕头，嘴就没停地唧唧唧唧，野雀子一样。我和小哥哥在柜边用烟盒叠歪，小哥哥悄声对我说，野雀子。我拿眼角扫了“野雀子”一眼，低头吭吭笑。我妈妈把茶碗递到她手上时，就听见她抓着碗呀呀叫得欢喜，也顾不上噪了，埋头抿一口，再抿一口，说，还是这茶好喝。我和小哥哥叠歪的手慢了下來，眼里长出了钩子般紧紧地勾住茶碗。

等野雀子放下茶碗，我妈妈送她出去时，我用胳膊碰碰小哥哥，低声道，妈送她去。小哥哥说，妈肯定会把她送到村口。几乎是同时，我和小哥哥扔下手里的手纸，跑到茶碗前，然碗里没有剩下一口茶水，就是茶叶，也没有一片，只有铜钱大的一块光斑在碗底跳，好像那女人欣喜的眉眼。

小哥哥说，她把茶吃得光光的。我说，碗柜里还有。

小哥哥踩着板凳从碗柜里找出了裹在黄麻纸里的茶，把纸包放在鼻上使劲地嗅闻，我也趴在纸包上使劲地嗅闻——麻纸有股淡淡的草香味。

小哥哥问我，敢吗？我扭脸看了下院子。院子里阳光白亮，蝉在香椿树上嘶嘶地叫，鸡们眯着眼卧在南墙根下。没有人，我说。

小哥哥眯着大板牙笑，黑黄的脸上白牙一闪一闪的。解开纸包，拿出茶时，小哥哥掰了一下，没有掉下一粒。小哥哥又把茶放在膝盖上掰，放在炕沿上掰。茶硬得和砖头一样，纹丝不动。小哥哥说，我咬一口试试。他果然咬了一口。好半天，他捂着嘴不说话，黑黄的脸色成了烂抹布，泪花眼里闪。我急得问他咬下没？他挤出一串眼泪，嘍地把嘴里的茶吐到手心，小指头大小的茶上粘着一小点白亮的东西。他的牙给扳掉了。

小哥哥哇地哭了。

小哥哥兀地止住哭，是听见妈回来了。他抹了把眼，看着手上的茶，慌张地问我咋办？我也不知道咋办。小哥哥说，拿个宝。他把烟盒编的宝包到黄麻

吃茶

●袁省梅

纸里，用绳子胡乱捆了两圈，放到了碗柜，茶呢，塞进了他的衣兜。

我妈还在门口跟二婶说话，我们拎了铁环，从门边挤出跑去了。

我和小哥哥坐在场院的柳树下开始吃茶。这次，他不敢咬，我也不敢咬。我俩用石头把茶砸下几小块，他捏起一小块吃，我也捏了一小块吃。他皱着眉说不好吃。我嚼了一下，嘍嘍地吐了出来，茶咋跟药一样苦呢。我们都纳闷，这么难吃的东西，为啥被妈和二婶说得金贵呢？还有那个野雀子咋就把茶吃得跟吃点心一样香呢？

我们还来不及把茶换回去，妈就发现了。因为妈要把茶借给三婶。三婶的新女婿来了。然没一会儿，三婶抓着麻纸大呼小叫地来了。

妈看了眼，就扯着大哥的耳朵，照着他的屁股啪啪地打。小哥哥呜呜地哭着，从裤兜里掏摸出茶举在手上。

妈妈过茶，说，等我回来收拾你。妈从三婶家回来时，手里的茶剩下火柴盒大的一块。妈没有“收拾”小哥哥。妈经常忘记她说的话。妈说，咱也尝尝茶味。妈喜滋滋地掰下一小块，用水冲了，又挖出一勺白糖放到碗里，叫我和小哥哥喝。我说，小哥哥的牙掉了。

心香一瓣

校园里的合欢树

●李养龙

合欢树又名绒花树，是一种不常见的树种，却给我的童年留下了许多美好的记忆，是我最早熟悉的树种之一。

我老家上郭村是一个乡镇所在地，一直有两个学校，一个在村的东边，是村办的，既有初中又有小学，主要是本村学生就读；一个在村的西边，是公办的，办过初中也办过高中，主要是周边乡镇的学生在此就读。1970年至1980年那个时期，两个学校曾经有一千多名学生，当时，两个校园里就有不少合欢树，大家对它都很熟悉。

尽管每天见到它，那时的我却不知道它的名字，只是感觉这种树的树叶很特殊，花开得很漂亮。

前段时间我告诉同学邵照，说想写篇合欢树的文章，向他了解以前学校合欢树的情况。他说，合欢树与合欢家，绒花树与荣华富都寓意吉祥富贵，很适合庭院种植，中学时期他就从学校里给自己家和亲戚家移栽过几棵合欢树，后来都长成大树。因为这些经历，那时他就知道合欢树的名字。

我知道合欢树的名字是史铁生的散文《合欢树》编入中学语文课本以后。实际上，只是因为史铁生的母亲栽了那棵合欢树，作者借用象征手法，表达怀念母亲的心境，整篇文章几乎没有介绍合欢树。还有李谷一演唱的著名歌曲《绒花》“世上有朵美丽的花，那是青春吐芳华……”风靡之时，每当我听到这个旋律的时刻，总是感到绒花是那样的熟悉和亲切。

后来离开老家，就很少见到合欢树，偶尔看到它就想起老家的合欢树。村里两个校园里大的合欢树有八九棵，也就是第一代种植的，据说是1960年以前老师们移栽的。小的合欢树就更

多了，因为它的果实落地后，第二年会长出幼苗，扦插也能成活，且生长很快，所以校园的围墙周边、教室后面等处有很多小树。因为它太招人喜欢，我猜测，也许还有不少同学悄悄给家里移栽过吧？

记忆中的合欢树美丽无比，花期在七月前后，以前的农村家庭里的树木主要为杨柳榆柳之类，它们的花期大多在早春开放，七月已经很少看到开花的树种。合欢花却在此时美丽绽放，它的花朵非常奇丽，树叶也很独特，形态别致吸引着我的好奇心。

明明是一棵大树，竟盛开着毛茸茸的花絮，像粉色的云彩那样柔美，烟云弥漫地罩在树冠上，像新娘粉色的盖头，藏起了心头的羞涩；那小巧纤细的树叶和高大的树身形成鲜明的反差，一对对羽毛状的叶片日落而合，似娇羞的少女，清晨又渐渐分开。

近距离观看每个花朵，好似一簇粉红的绒球，既看不到花瓣也看不到花蕊。

多年后，我第一次见到含羞草，就感到它的叶子与合欢树叶子酷似，就是花朵也有相似之处。含羞草叶子的触碰闭合与合欢树叶子的日落而合也十分相似，真是奇妙无限！是啊，我们赖以生存的家园，有许多美好的东西，只要你有一双发现美的眼睛，便会捕捉到无尽的喜悦！

合欢花有“合家欢乐”之意，为吉祥之花，寓意夫妻恩爱、百年好合、家人幸福，花儿又美丽动人，有很好的观赏性。因此，现在的很多公园都种植合欢树。

60年前，我们的学校就种植有合欢树，这必须要感谢村里的老师！



文人走笔

有一种生活叫看戏

●冯明青

我从小就喜欢蒲剧。十三四岁的时候，村里闹家戏，我滥竽充数，以二胡伴奏。妈妈在台上演《苏三起解》里的苏三，我在台侧吱吱扭扭“杀鸡”。1969年，我从万荣中学毕业，回村接受了一年多贫下中农再教育，不论是春秋学扶犁耕地，还是五黄六月在场里跟着碾麦，都能听到乡亲们那大吼的“乱弹”。记得我们村口有一位单身大爷，他虽是智障人，但蒲剧老戏段却唱得有板有眼。一到晚上，我都会到巷口听他唱上几段。后来，不管上学、当兵，还是转业到电视台，我始终是戏迷一枚。1990年春节，我和王益民台长还与临汾电视台合作，策划组织拍摄了9集舞台艺术片《河东戏曲荟萃》，解说词是我撰写的，播出后反响极好。

故此，数十年来，我与运城蒲剧界的几朵“梅花”都是比较熟悉的，特别是景雪变。我以为，雪变就是为蒲剧而生的。她有演戏的天分，长相俏丽，身段苗条，嗓音甜美，极具表演天赋。她后天刻苦练习、学习继承，革故创新、教书带徒，业已形成自己独特的蒲剧表演艺术风格。在承师前辈艺人、借鉴同行特点的基础上，她综合了花旦、刀马旦、小旦、老旦、武旦、青衣、花彩的表演方式，在唱、

念、做、打、舞、音乐、服装、扮相等各个方面，不断进行创新和发展，将蒲剧的唱腔、表演艺术及艺术主张、传承教育，提高到了较为完美的境界。

雪变早慧，11岁时就以《红灯记》中李铁梅的一段唱腔崭露头角，被运城县蒲剧团看中，成为剧团年龄最小的学生；15岁时，即以《刘胡兰》一角首挑大梁，在运城人民剧场连演24场，引起戏剧界极大关注。继而，她扮演了众多主要角色，直到她后来主演蒲剧电影《窦娥冤》《山村母亲》，将蒲剧表演推向高峰。专家评论曰，“景雪变是位大才”，是“戏路很宽的全才演员”，“蒲剧艺术集大成者”。她成为专家和观众公认的蒲剧表演艺术家。

自2002年4月起，雪变担任运城市文化艺术学校副校长、运城蒲剧青年实验演出团团长、运城学院特聘教授及音乐系学科学带头人等，她更加注重戏曲理论研究，著书立说，更致力于蒲剧后继人才培养。2005年至今，她已与指导教师一起培养出40多名全国戏曲小梅花奖演员，蝉联两届全国第一。她获得“文华表演奖”、中国戏剧二度“梅花奖”、第13届世界民族电影节“最佳女演员奖”，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，成为一位业绩卓

著的蒲剧表演艺术家和蒲剧表演教育家。

从蒲剧表演艺术家到蒲剧表演教育家，再到景派艺术的形成，这就是景雪变艺术道路的轨迹。戏剧流派，是以特定的戏剧观念和具体的艺术表现方法为标志的，具有群体性。但在论述其特点时，也只能以流派创立者的理论升华、表演特色，为该流派的显著特征提炼概括出来。戏剧流派的物理指标不好定，也没有国家标准，窃以为只要这个流派的艺术足够、传人足够、成果足够、影响足够，也就“足够”了。

一个戏曲流派的形成，需要功力的不断积累及时间的长久沉淀，既不能速成，也不能不及，更不能自封。雪变从艺五十年，舞台、讲台两相宜，既唱且教，桃李满天下。其艺术特色与传统蒲剧艺术相比，有创新；与现代蒲剧表演相比，有提升。

我喜欢景雪变的戏，也敬佩她的人品、戏德。我的儿子是电视台记者，与景团长也很熟。记得有一年，我和他带小孙子去盐湖区席张乡找一位乡村中医推拿看病。老中医的墙上挂一把二胡。交谈中得知，他是景雪变的戏迷，很喜欢景雪变及她的戏。儿子打电话给雪变，她

立马答应送老中医一套蒲剧光盘，说下次捎去，高兴得老汉说啥也不收那10元小儿推拿费。她与戏迷的许多故事，足以写成一部奇异的厚书，令更多人感动。

雪变的戏我以前看过许多，纯为欣赏；后来受命撰写景雪变表演艺术的书，又补看重看了不少，越看越觉得她悟性极好，演艺水平极高；越看越觉得蒲剧深奥，不愧为中国四大梆子之祖。戏曲是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，是人民群众永恒的精神食粮。半个世纪以来，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，景雪变为中国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——蒲剧，创造了一系列辉煌，可敬可贺。我曾怀疑过地方戏剧的局限性。我们这些爱听外地戏呢？从景雪变的《关公与貂蝉》《山村母亲》等在北京、上海、苏州乃至美国演出的热烈反响，特别是蒲剧电影《窦娥冤》《山村母亲》获大奖并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首映，在院线上映，我更加深了对“越是民族的就越越是世界的”这一论断的理解。同时也理解了山西省启动编撰《蒲州梆子志》的重大意义。

景雪变主演的《山村母亲》，我现场看过三次，还看了电影，次次感动，次次泪崩。最近一次看是在她的蒲景苑。她发微信问还看不，我说看。景雪变50年为戏而活，筚路蓝缕，风雨兼程，已演出2000余场经典剧目《山村母亲》为标志，景雪变艺术日臻成熟。蒲剧艺术需要一代又一代戏剧工作者坚守与传承，发展与创新，需要更多的景雪变和她的传承人共同撑起蒲剧这艘航船，乘风破浪，继续前行。祝愿雪变不离舞台，不离讲台，不断探索，艺术之树长青！